

王博案二審 六律師衝破高壓做無罪辯護

【明慧週報訊】河北省石家莊法輪功學員王博和她的母親劉淑芹、父親王新中因堅持信仰八年來一直遭中共迫害。中共打著法律的幌子對王博一家的第二次審判於2007年4月27日上午8:30在石家莊中級法院開庭，大約在下午1點40分結束。北京六位元代理律師李和平、黎雄兵、張立輝、李順章、滕彪、鄔宏威在法庭上義正辭嚴，從「憲法至上、信仰自由、維護人權」的角度，從憲法和立法、司法程式、法律事實等層面，為王博一家三人做了無罪辯護。這是中國大陸律師再次衝破中共高壓，當庭為王博一家三位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一、中共公開開庭是欺騙，在法院大廳綁架旁聽公民

2007年4月27日8:00多開庭前，法庭內外戒備森嚴，內有法警，大門外有公安和防暴警察，而且頭一天就有大批的警察在街頭遊蕩、排查。

法官通知律師，王博案公開開庭審理，任何人都可以在26日上午帶身份證和戶口本辦理旁聽證，當時共有27人按照法官的通知要求辦理了旁聽證。但就在26日下午，所有在法院登記旁聽的法輪功學員都遭到騷擾：石家莊市國保大隊、石家莊市公安局、各地派出所警察和居委會成員一齊出動，上門「做工作」，威脅他們不許參加王博案的公開開庭，並宣稱這是「上級的命令」。有的法輪功學員被無理限制人身自由。

27日上午8:10分左右，



圖：王博（中）和母親劉淑芹、父親王新中

持有旁聽證的人陸續進入法院大廳，一個叫魏素貞的法官到法院大廳呵斥法警：「為什麼放這麼多人進來？！外面的公安是幹什麼吃的？」很快就有三名法輪功女學員被綁架，被塞進警車拉走了。

律師向法官強烈抗議，「為什麼27人辦理旁聽證，只有幾個人進來，不是公開開庭嗎？為什麼抓旁聽人？」法官做賊心虛，只好又放進了幾個人。

在三輛警車押送王博一家三人進入和離開前，參加戒嚴的警察不下600人，中級法院門口的整條街道戒嚴，在便道和快車道兩邊警察組成雙排人牆。警車通過後，石家莊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警察抓走了一個叫吳磊的法輪功學員，理由是在現場拍照片。至今未放人。

二、辯護律師據理力爭

王博的代理律師李和平當庭宣讀了題為「憲法之上、信仰無罪」的六位律師為王博、劉淑芹、王新中的聯合辯護意見。李和平律師身穿律師袍，慷慨陳詞。其間多次遭法官的無理打斷和威脅。

當中院法官劉斌不懷好意的問道，信仰法輪功是否屬於信仰自由的範疇時，李和平律師堅定的回答「是」。劉斌惱羞成怒，擺出中共黨文化教唆的那一套，給李和平律師扣上了「思想有問題」的帽子。石家莊中級檢察院的嶽崑崙素質低下，法庭提問時經常犯低級錯誤，還總用盛氣凌人的威脅語氣，褻瀆法律。王博和劉淑芹不顧個人安危，當庭抗議「不許威脅我的辯護律師」。

法庭上，辯護律師據理力爭，從不同的角度就王博案一審適用法律不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司法程式錯誤等做了全面的辯護。聽者為之動容。

王博及母親劉淑芹、父親王新中，當庭揭露一審法官和警察的犯罪行爲。她們三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如毒打、體罰、威脅、恐嚇。三名大法弟子雖然歷經魔難，但依然堅定信仰，抵制迫害。王博做最後的陳述，被呂玲和劉斌野蠻打斷。

三、氣急敗壞，法警圍毆律師

由於中共當局施壓，滕彪律師沒有參加辯護，但一同前往法庭參加旁聽。退場時由於法官刁難李和平等律師而發生爭執，滕彪律師擔心朋友的安全，想等他們一起退場。一群法警象強盜一樣衝上來，不聽滕彪律師的任何解釋和說明，在眾目睽睽之下圍毆滕彪律師。眾警察從法庭裏開始，連續的將滕彪律師推了四個跟頭，一直打到法庭外面。四個法警從法院高高的臺階上，粗暴的拎著滕彪律師的四肢，把他提拎到法院大門外面的便道上扔下，揚長而去。

其間還有兩個20歲左右的法警對滕彪律師施以拳腳。滕彪律師一身整潔的西裝變得全身是土，西服上衣袖子撕扯下大半，只剩少部分相連。

滕彪律師，法學博士、著名學者，中國法學教育的最高學府——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曾經上書人大取消收容制度，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法治人物之一、獲 Gleitsman Foundation 社會成就獎。

四、法輪功學員感謝辯護律師

庭審快結束時，從法庭裏面排隊跑出有600左右的防暴警察，站成雙排人牆。李和平律師身穿律師袍，和其他律師一起穩步的走出法院。一直等候在外面的法輪功學員和民眾擠向前，和辯護律師握手，向律師表示感謝、問候。

女兒遭非法關押 父親要人反被勞教

一位六十歲的老人，因無辜的女兒被非法關押，錢財被洗劫、擄取，他去公安局喊冤，可料想不到的是：還未等老人開口，警察就將他推倒在地，重毆一頓，這還不算，接著將老人關進拘留所拘留了七天，更荒唐的是，警察又將老人送到了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

這位老人的名字叫馬義慶，今年六十歲，是山東濰坊市臨朐縣七賢鎮孔村農民。他未修煉法輪功，但為人正直善良。

老人的女兒叫馬友娟，三十多歲，是個理髮師。女婿叫於可軍，是昌樂縣農民。小倆口都修煉法輪功。可是，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輪功之後，他們的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並且因為不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屢遭迫害，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流落在外長達四年的馬友娟、於可軍夫婦，被濰坊市國保支隊指使寒亭國保大隊、寒亭城西派出所綁架並非法抄家，家中的大法書、值錢的東西被洗劫一空。惡警抄家時連馬友娟理髮室抽屜裏的角幣也沒有剩下一個，家中的鑰匙也被搶走。當晚，他們年僅八歲的女兒也被帶到城西派出所非法關押。第二天，馬友娟的父親馬義慶將孩子接走。夫妻雙雙被非法刑事拘留，一個月後，於可軍被非法勞教一年，所外執行，馬友娟至今仍被非法關押在濰坊市看守所。

自從馬友娟被綁架後，馬義

慶老人曾多次到濰坊市公安局、寒亭公安分局去要人要物，均被惡警推諉、阻擋。老人托關係要女兒，先後被擄取人民幣二萬六千餘元。可女兒仍被非法關押著。

二零零七年四月五日（清明節）上午九點多鐘，馬義慶與女婿於可軍一起來到了濰坊市公安局國保支隊辦公室（在公安局大樓十一樓），要求放人，歸還被扣押的財物。他們剛進辦公室（辦公室裏共有三名警察），還未開口，一個警察大聲斥責說：你們在大廳登記了嗎？於可軍說「登記了」。另一名警察也衝著他倆吆喝「誰讓你們進來的？出去！」這時，一個矮個子警察用手狠狠地拍了兩下桌子，喝斥「滾出去！」

馬義慶老人因女兒做好人無故被關押，半年未見面，尤其是聽說公安整的要給馬友娟判刑材料被檢察院以「證據不足」退回後，公安仍不放人，還要繼續捏造材料，非要置女兒於牢獄……現在警察又這麼蠻橫，內心極不平靜，他毫不畏縮地也用手拍了兩下桌子，理直氣壯地說：「俺還未說什麼就趕我們滾出去？！這是公安局的辦公室，不是你們家！」順勢坐在旁邊的椅子上。矮個子警察吆喝老人「這是公安局辦公室的椅子，你不能坐，滾出去！」並去拽椅子，硬將椅子從老人身下奪了過去。這時，惡警丁金光和另一高個子惡警同時圍過來往外推拉他們二人，老人

不走。惡警丁金光三人把老人推倒在地，兩人拖腳，一人拖手，往門外拖。老人在掙扎中順手抓住高個子警察的毛衣，高個子狠狠地打了老人一耳光子，拖到門外時，老人用手抓住門框，有一個惡警用力關辦公室的門，要夾老人的手，於可軍見狀上前用腳將門擋住，老人的手才沒被擠……仨人把老人拖到走廊上，丁金光用膝蓋頂住老人的胸膛，另一名惡警擰住老人的手，直至老人不能動彈了仨人才住手。

惡警們關上辦公室的門，在電梯口打電話，叫來東明路派出所葛寬文（所長）等警察，他們強行給老人戴上手銬，帶進國保大隊辦公室，逼迫他們二人蹲下，惡警上前毆打於可軍，撕頭髮，打頭，又將他們二人拉到東明路派出所，把二人分別關在兩個屋子裏，銬在暖氣管子上，葛寬文等警察分別對他倆進行非法審訊。最後，他們誘騙眼花看不清字的馬義慶老人，在偽造事實、顛倒黑白的筆錄上簽了名。當天下午六點於可軍被放回家，而馬義慶老人卻被他們送進拘留所，非法關押七天。

到了十二日下午，於可軍與二哥去拘留所接人時，拘留所說馬義慶上午被東明路派出所接走了，他們連忙趕到東明路派出所，結果被告知，老人被送到了昌樂勞教所非法勞教一年。（文／山東濰坊大法弟子）

宋文娟遭萬家勞教所酷刑折磨

【明慧週報訊】黑龍江省五常市牛家鎮二村大法弟子宋文娟，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份被非法勞教二年，在哈爾濱市萬家勞教所十二大隊遭迫害。最近惡警霍書平又用電棍電宋文娟，把宋文娟的臉電的腫大變形，生命垂危。

惡警霍書平在對宋文娟施暴時，宋文娟正告惡警霍書平善惡有報是天理，霍書平發瘋般用電棍電宋文娟的臉，邊電邊說：我看看什麼是天理不天理的。

宋文娟在萬家勞教所這個人間地獄，被惡警強行把雙手背銬在二層床鋪上，雙腳離地；惡警用手銬、腳鐐等把宋文娟固定在鐵椅子兩個多月。嚴重時冬天把宋文娟衣服扒光，開著窗戶鎖在鐵椅子上光著腳進行冷凍。把電棍放在宋文娟嘴裏電擊，電的宋文娟口腔流血流油。集訓隊惡警對她用電棍電、上大掛、拳打腳踢、用警棍抽打，折磨、羞辱。

近期嚴重迫害案例介紹

于懷才，男，45歲左右，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法輪功學員，多次被非法關押；妻子杜秀英也被迫流離失所。2006年11月被呼蘭區國保大隊警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于懷才一直絕食抗議，二十多天後被送進哈爾濱市公安醫院繼續迫害；後又轉送到長林子勞教所，被迫害的不能說話，於2007年4月22日被迫害致死。家屬懷疑，于懷才一直說不出話，可能是不法人員給用了什麼藥。

杜雪芳，女，黑龍江省黑河市人，食品加工廠法輪功學員。九九年七二零後，獨自前往北京講清真相，被非法關押兩年零六個月。出牢後有家不能歸。2007年3月16日返回故鄉，在街頭發真相資料，被黑河市海蘭派出所非法抓捕，之後送到黑河市第一看守所迫害。2007年4月21日家屬收到死亡通知，聲稱「急性心臟病」死亡。杜雪芳被抓前身體健康，決無心臟病。

朱華軍，河南省駐馬店地區正陽縣鎮水鄉鎮水一中教師，堅持修煉法輪功，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六日晚九點多，被駐馬店地區、新蔡縣及正陽縣公安局聯合綁架，被非法關押在新蔡縣看守所，遭到嚴重迫害。四月二十三日，其父親在看守所看到朱華軍被兩人架住，兩個手反銬著，胸前仍帶著插管，人已經不能自己行走。

黃紅啓，男，三十七歲，遼寧省大連市理工學院博士生，武漢市黃陂籍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被綁架，在大連教養院兩年半期間遭到毒打，耳膜被打穿孔、頭頂扎針、野蠻灌食等殘酷迫害，心身受到極大摧殘。並於二零零三年被國安惡警迫害致精神失常。二零零六年二月被廣州鐵路公安處警察綁架勞教兩年、關押廣州市赤坭鎮第三勞教所。現已再次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酷刑圖：中共惡警毒打折磨法輪功學員

宋文娟家人零七年二月十日見她時，宋文娟骨瘦如柴，兩手十指都用膠布包著。宋的家人於三月十日去探望，惡警不讓見。

人到無求品自高

人很難改變固有的觀念，歲月的沉積，生活閱歷的累積，使人越來越難回頭看看自己固守的觀念是不是對的？當有一天能揮去自己心中封塵的時候，也許會發現生活中的另一番景象！

張必光 1971 年從馬來西亞到澳洲，至今已三十多個年頭。來澳洲最初的六年裏，他在布里斯本讀了一年的大學預科班，後來到南澳阿得雷德讀了四年的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後又讀了一年的電腦課程，在此期間，他勤奮求學，曾在一家酒家打工，工作認真，深受老闆青睞，並半工半讀順利完成學業。

1977 年正值中餐館在南澳剛剛開始流行，由於當地並沒有太多的中餐廳，張必光看準時機，把握機會，跟朋友合夥買下第一家餐館，在他兢兢業業的打理下，這餐館生意蒸蒸日上，兩年裏又發展出另外三家餐館，同時也經營不同的生意。後來張先生買下這酒家的全部股份。這段經歷，張必光頗多感慨，在這廿七年的經營中，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足以爲外

人道。婚後，張先生與妻子都把全部心血花費在餐館中，唯一的女兒出生後，也是跟隨父母終日在餐館中度過。

感染花粉病 健康亮紅燈

張必光起早貪黑，常常感覺很累，很辛苦，壓力也很大。當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斷時，他曾不停的問過自己，生命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錢賺得再多，能買到永久的快樂嗎？爲什麼快樂是這樣的短暫，轉瞬即逝呢？爲了尋找解決人生根本問題的答案，張必光曾去過教堂，曾與有信仰的基督徒朋友探討，也曾嘗試從古今中外的哲學、宗教經書中尋找智慧。

在生命低潮期間張先生的健康也亮起了紅燈，由於長期在餐館工作，常常感覺身心疲憊，1973 年得了花粉病後，病症一年比一年嚴重，特別是春季，不敢出門去公園，一不小心，敏感的症狀就反應出來，眼睛腫得很厲害，雖然吃了許多藥，但是同時又帶來很多副作用，苦不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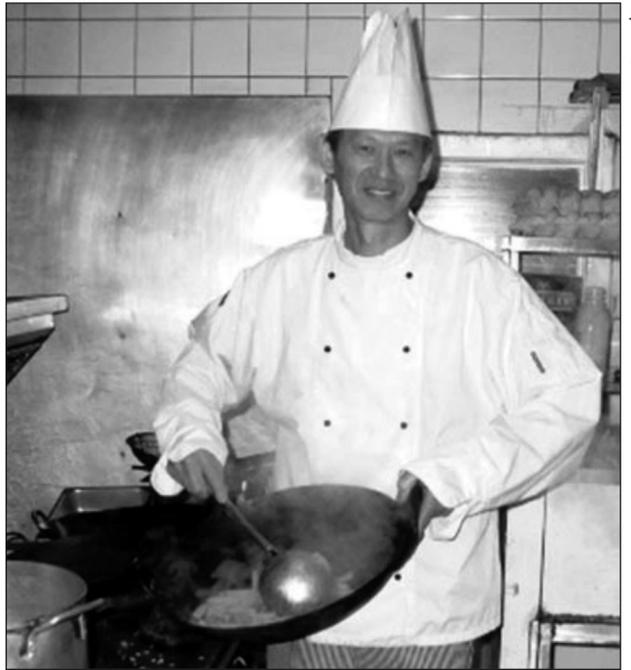
找到生命新的起點，返本歸真的路

2000 年 2 月的一天，張先生的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朋友送給他一本關於修煉的書籍《轉法輪》。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他的心，他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書中都有答案。從此，張先生開始了他生命中新的起點。

當問到張先生修煉法輪大法後的具體改變時，張先生感慨的說，變化簡直太大了！以前做工很累，現在同樣是相同的工作時間，卻不再有身心疲憊的感覺了：以前脫髮很嚴重，在修煉三個月後，頭髮竟奇蹟般長出來了，而且頭髮顏色也變黑了；一年比一年嚴重的花粉病在修煉六個月後也變好了；以前在工作中燙傷後在皮膚上留下的傷痕竟慢慢的不見了。這僅僅是在身體上表現出的一些改變，精神的改變卻是本質的改變。

坦然面對人世間的利益得失

張先生在修煉的過程中不斷的用法輪大法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張先生認爲，向善是



圖：張必光 1971 年從馬來西亞到澳洲，至今已三十多個年頭。張先生在修煉的過程中不斷的用法輪大法的法理「真善忍」要求自己。

人的天性，當你的心回歸到純淨善良的先天本性上去的時候，你周圍的一切與外界是和諧的，在遇到矛盾與衝突時，自然會放下爭鬥與貪慾，坦然面對自己在人世間的利益得失，用真誠、善良和寬容諒解去面對生活。

張先生說：修煉法輪大法後，精神上沒有壓力了，雖然每天仍然做同樣的工作，雖然時常也會遇到各種矛盾，但是對待與

處理的態度已經完全不同了，不再斤斤計較，不再抱怨不公，用微笑來代替以前的氣憤，真正了解到生命可以活得這麼美好、無私、尊嚴和正氣！特別是在物質利益的對待上，張先生這樣說：「如果客人高興就是我得到最好禮物，而不是爲了賺了多少錢而滿足。」

文／洪丹丹



圖：顏副局長和顏太太參加洪法煉功。

從「反對」到修煉

在參加美國三藩市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的回程飛機上，與一對夫妻隔一走道而坐。在閒談之中得知，顏先生任職於台灣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水利局副局長，太太則爲花蓮市民代表職員，是一對公務員夫妻。顏先生表示，這是他修煉法輪功三年來首次參加國外的法會。見到師尊親臨法會現場，讓他又驚又喜，師尊約兩個半小時的講法，他全神貫注的聆聽，一刻不容錯過。他表示，感覺在會場上師尊的每句講法都講到了自己，感受到師父的慈悲，回台灣後要更加勇猛精進，不負師恩。

顏先生說，他沒煉法輪功前，很自負的認爲自己是基督徒，也了解佛教，對修煉相當了解。但對每天早晨要出去煉法輪功的太太，心裡就莫名的不高興與強烈反對，就是不讓她出去煉功，也常爲這事起爭執，鬧矛盾。

三年前的一天。「是什麼功法要天天出去煉功？」他大聲斥責阻止太太出去（他表示以前從未講出過這樣重的話），太太靜靜的忍著壓力依然出去煉功。太太一離開，他非常氣憤的跑到書房去看法輪功的書，看看這到底有什麼好修煉的，讓太太這麼相信。邊生氣邊看，然而，慢慢的，他變得心情舒緩，但心裡還想要在書裏找到錯誤地方來與太太爭辯。沒想到看完《轉法輪》這本書後，他感到非常震驚，一生中經歷的很多疑惑與謎團都在這裏找到了答案，認爲這是一本有

很深內涵的書，什麼答案都在裏面了。他也恍然大悟，原來太太每次承受他反對的責備，是依法輪大法的要求「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幾天後，太太邀他一起去煉功，他一口就答應跟著去學了，就這樣走進了修煉。

他特別告訴我說，修煉是要親身體會才能了解這部大法深遠的奧妙，這套功法不只在於表面的意思而已，有很高很深的內涵，要不斷的不斷的體會，不斷的修煉去執著才能看到大法美妙的境界。

在他修煉前，爲了「名」，想要謀得副局長的職缺，而沉迷於交際應酬，養成了抽煙、喝酒與賭博等許多不良的習性；尤愛小賭一番，時常流連於牌桌上；升任副局長後，每週的吃飯應酬也相應增加了許多。修煉後，從法輪大法的法理中了解到賭博造成的不良影響，一開始時因還無法克制老朋友的誘惑，慢慢的減少，由每週打牌一次，到後來一個月才打牌一次。有幾次爲了去這執著的心，還發生了讓他覺得很有意思的事。有好幾次，推不掉應酬及拒絕不了牌友的邀請，但心裡總不想去，出乎意料的，臨時接到通知要出差或者開會，這樣就有理由可不參加了。現在的他依法輪大法的法理自我要求，早已戒掉這些不好的習慣。

顏先生說，他修煉後有很大的改變，與同事的關係更融洽了，不會爲一些瑣事而爭執不休，因爲李洪志老師告訴我們

要「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如今他不再畏於告知友人「我是法輪功修煉者」，相對的更加儆醒自己的言行，做起事來反倒輕鬆愉快，一有機會便介紹「法輪大法」。在辦公室裏，爲了讓更多的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象，每週自掏腰包訂閱刊登有法輪功真像的報紙分送給全局的每個單位閱讀。

尋找煉功點，請參閱：<http://www.umich.edu/~falun/contact.html>；

尋找煉功音樂、教功錄影、師父講法錄影、更多大法書籍，請訪問：<http://www.falundafa.org>；

尋找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心得體會和其他文章，請訪問：<http://minghui.org>

（文／方慧）

前派出所所長明真相修大法

今年過年期間，我去看望退休前任派出所所長的戰友。一見面，我大吃一驚——兩年前因患萎縮性胃炎，吃著中藥，經常因胃疼緊皺眉頭，加上腰椎間盤突出，連腰都直不起來，臉上已沒有了笑容的他，現在已是紅光滿面，腰板挺直，談笑風生。

他見我驚奇的样子，高興的兩手推著我的雙肩，把我推進他的書房，滿面笑容的往桌子上一指——《轉法輪》。我一切都明

白了。

九九年「七二零」法輪功被迫害，當時，任派出所所長的他曾按上邊的要求，佈置手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過抓捕、抄家、拘留、罰款等違法活動。被抓的法輪功學員不斷的講真相，他的腦海裏不斷的畫問號。特別是兩年前那次見面時，我問他：「你們爲什麼抓法輪功？社會上的吃喝嫖賭、行賄受賄、貪贓枉法、盜竊搶劫、打架鬥毆、違法亂紀等不

好的事，哪一樣裏邊有法輪功學員？人家違反了你們執法職責範圍內的哪一條？法輪功學員到底做錯了什麼？」他當時半天沒說話。去年退休後，他仔細看了我幾年前送給他的《轉法輪》，看後感到震驚，真正理解了法輪功學員爲什麼都如此的堅定。現在修了法輪功還不到一年，身體和精神都有了如此大的變化。

（文／大陸大法弟子）

論當今中國社會道德之傾頹



編輯信箱

你問我答

問：退黨是不是搞政治？

答：如果說入黨是搞政治的話，那退黨不就是不搞政治嗎？退一萬步說，退黨能夠中止共產黨對自由和信仰的迫害，就算是搞政治，這種「搞政治」不是很符合百姓和民族利益嗎？對一件事物的好壞判斷靠的是道德是非標準，「搞政治」最多不過是手段，而不是道德是非標準。以「搞政治」來判斷對或錯是欠妥的。從更高的角度講，退黨還有更深的意義。加入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舉手發誓就是被打上了獸印，因為共產黨在歷史上對眾生、對神佛犯下了大罪，神一定要清算這個惡魔的，而帶有獸印的就會跟著被淘汰。退黨退團退隊就是抹去獸印，以免天要滅這紅魔時成爲它的殉葬品。

三言兩語

換個角度看問題

經濟搞上去，道德就會回升嗎？

大陸百姓在生活中感覺很明顯的社會問題就是道德的下滑，可是呢，很多人都把這歸於貧窮，認爲只要經濟搞上去了，大家生活提高了，道德自然就會好起來。真是這樣嗎？其實不然。

1、道德高尚與貧富沒有直接關係，歷史上許多高尚的人都是清貧的。

2、道德嚴重下滑這些年，正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可見，經濟不會帶來道德的回升。

3、人們把社會道德不好歸咎於小偷小摸，以爲生活提高了，沒有了小偷小摸，社會道德就好了。其實，小偷小摸只是社會道德不好的一小部分，真正干大壞事的那些貪官污吏們，竊國大盜們，爲非作歹之徒，他們是富人而不是窮人。財富讓他們更墮落。

4、在大陸，人們覺得講道德講誠信就發不了財。爲了掙錢，人們無惡不做。「發展是硬道理」，全民向錢看，本身就是以道德爲代價的。

5、人的欲望是沒有底的，沒有來自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的經濟發展，就是物慾的大橫流。越發展，道德只能越下滑。

6、法輪功的「真善忍」是從內心去改變人，去做好人，不用法律或者外界的監督來約束。這才是「硬道理」。中共社會解決不了的社會道德危機，比如貪污腐敗，包二奶的性氾濫，不講誠信等等，在法輪功學員來說，是要做到的基本要求，是自我修煉提高的自然過程。

泱泱華夏，五千文明，乃是萬國敬仰的禮儀之邦，傲立於世的天朝大國。今天的中國，卻是另一幅景象：黃、賭、毒蔓延；官員貪污腐敗，警匪一家，沉瀆一氣；人民爾虞我詐，唯利是圖……這究竟是由於什麼？也許有人會說，由於道德的傾頹敗壞。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中最寶貴的一部分便是對神佛的信仰。唐朝太宗爲得佛法，遣玄奘和尚不遠萬里去天竺求真經；南朝梁武帝甚至放棄皇位，多次出家修行；就連來自北疆的滿人，也曾在公元1652年（順治帝）迎請西藏大喇嘛赴宮講經說道。至於儒、道兩家的創始人孔子和老子，就更是備受尊崇，萬世香火不斷。爲何漢代文、景兩朝，唐代貞觀能爲人稱道千百年呢？爲何那時的社會風氣這樣祥和完善呢？正是因爲人人心底有信仰，有心法的約束。古人講「舉頭三尺有神靈」，就是對神的敬畏。人有了敬畏之心，自然不敢爲所欲爲，社會道德標準自然會有大幅度提高。

而今天，對神明的敬仰被扣上「愚昧無知」的大帽子，人們缺乏信仰，什麼都想幹，什麼都敢干。沒有了信仰的約束，也就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法律、法規也就成了空架子。「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替代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人們自然就狂傲自

負，霸氣十足：「東風吹，戰鼓播，當今社會誰怕誰」替下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慾則剛」的教誨，人們自然就爾虞我詐，胡作非爲。道德水平的低下也造成了一系列職業素質的低下：大夫看病要紅包；記者寫新聞要紅包；政府辦事要紅包……全國人民向「錢」看。這是後話。

下面要提到的，就是金錢、物慾對人心的刺激，加快了道德的敗壞。在今天，我們所聽到的、所見到的，只是「好日子」、「盛世大聯歡」這樣的溢美之詞，無形中感到中國在崛起。其實不然。不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大膽改革的工程師，吃苦耐勞的工人，忍辱負重的農民，和外商不斷的投資，營造出了表面上一個大國的「盛世」。可是，它的背後卻是社會的不公，官員的腐敗，貧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經濟體制的畸形和對言論自由的鉗制，這樣的發展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嗎？清朝末期，大上海的外灘，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多少榮華夢想，歌舞升平，可是終究不能挽救清王朝的崩潰。況且，當今社會的繁榮是建立在對弱勢群體的壓迫、生態環境的破壞之上的，我們不可能一俊遮百丑，不去正視潛在的社會危機與民族災難。

子貢曾請教孔子如何治國，孔子講，一要讓人民豐衣足食，

二要擁有大軍，三要取信於民。子貢問，如果非得去掉一項，孔子會選擇哪項，孔子說，去掉軍隊。子貢還要去掉一項，孔子選擇了溫飽，並說，寧可吃不飽飯，也得保住信用。這已經是治國的底線了。如果沒有信用，國遲早要亡的。而我們今天的社會，人人張口就說謊，都已經形成了自然，而且說謊時已經考慮下面該怎樣圓謊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心裡一套，嘴上一套，已經成了時代的通病。造假的程度也是驚人的，毒米、毒面、毒奶粉，假煙、假酒、假葷油。我們目前已經生活在謊言的世界裡了。再有，「婚外情」、「包二奶」、「一夜情」這些不堪的東西已經全面推向了社會，席捲了全民，甚至得到官方的保護：「查嫖娼就是破壞投資環境」、「無煙工業」都出自官員之口。中國自古有「萬惡淫爲首」之說，中國古代的商紂喪國，羅馬帝國的尼祿焚城、毀人、自毀，都是從個人乃至舉國淫亂開始的。

最後，僅存的一點民族文化的覆滅帶來道德的衰微。二零零五年，「狼文化」風靡全國，全國人民都崇拜「狼圖騰」，事事模仿嗜血的狼的舉動，而把我們民族遠古的圖騰——中國龍撤在一邊，甚至大力抨擊。古代的文人，都是極有操行，極富骨氣的，司馬遷受宮刑而著《史記》，陶淵明不爲

五斗米折腰。而今天，「美女作家」、「痞子文學」、「下半身寫作」風行一時，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越是怪異、變異越有人看。文學如此，影視、戲曲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血腥、色情的東西，已經徹底毀壞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至於那些隨地吐痰、搶佔母子座、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等等不文明的事，我們每天都能看見。有人可能說我太偏激，可這是我的獨立觀察思考，是我的心裡話；有人可能說我太大膽，搞政治，可我是針砭時弊，以求正氣。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杜甫曾發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控訴，他們就是在搞政治嗎？這種政治如果能夠使民族覺醒，國家復興，百姓安樂、道德高尚，那麼這不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嗎？我希望讓更多的人見到我的文字，了解真實的世界，思考個人、家、國的命運。中華民族的血脈，可不能再讓它這樣壞下去了！

編者註：這篇文章的作者時年十二歲。今年初開始每天和媽媽一起學法，成了大法小弟子。這篇作文是他看了《解體黨文化》之後寫的。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真的和普通民眾毫無關係麼？對「真善忍」信仰的打壓，以及中共通過謊言、高壓迫使民眾對迫害保持冷漠，究竟會給整個社會帶來何種後果？這些問題也希望讀者和作者一起來思考。文字略有改動。

談談中共的「政審」

文/大陸大法弟子 萬古緣

前幾天一位同事對我「忠告」：「你要想讓孩子出國留學，就不要再煉、再寫了。不要讓孩子政審不合格，而耽誤了女兒的前程。」我坦然的對他微微一笑，心想：你這是給我出了個作文題呀，讓我寫寫中共邪黨的「政審」這把軟刀子是什麼害人的！

在中共惡黨把持的這個國度裡，無論是當兵、上學、就業、出國、提干、調動；還是著書、刊文、結婚、上戶口；甚至連登個尋人啓事都要「政審」。「政審」合格了，你要對它感恩戴德；「政審」不合格，你什麼事都難辦，你會怨恨你自己，仇恨阻擋你「政治前途」的那些親人。有些人因此而自殺、殺人、夫妻反目、父子相鬥、母女相

殘、親人成仇。最後你還得匍匐在「政審」者面前，痛哭流涕，請求開恩。共產邪黨把政治玩於股掌之間，耍的如此嫻熟，就連流氓、惡棍、魔鬼都自愧不如！

如果說邪黨政治是一個打人的棒子、整人的機器，那麼邪黨政治審查就是那害人的蛇毒散、蒙人的迷魂藥。它們現在利用「政審」這種邪惡手段又來迫害法輪功學員和所有的世人。我大哥家的一個孫子要去當兵，在政審中，說有親屬煉法輪功，而被拒絕接收。事後，孩子的家人又吵又鬧，說是因我們煉法輪功，才當不了兵，耽誤了孩子的前途。你看，在邪黨統治下的老百姓都是這種思維方式，他們不去譴責邪惡政策的制定者和害人者，而是打擊、怨恨無辜的受害

者。邪黨就是想利用「政審」這種形式挑起事端，挑動世人對法輪功的仇恨，株連九族，連坐他人，從而達到它們整人的目地。

其實那些世人也是受害者，他們不知是上當受騙、不明真相，稀裡糊塗的跟著邪黨干了壞事，被當成槍使，你說可悲不可悲呀！經過我們幾次給這些孩子們講真相，看《九評》，這才使他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邪黨利用「政審」來整人、害人，是它一貫的伎倆，它就是這麼壞！就是這麼毒！

我說：「孩子當不了兵，不見的是壞事，也許有大部份在等著你們呢！」後來，大哥家的孫子在我侄女（大法弟子）的協助下辦了個小廠子，搞的還挺紅火。一家人高高興興的退出了中

共邪黨及其團隊組織。

我的女兒在考大學前夕，單位的頭兒們用「因我煉法輪功導致孩子政審不合格因此上不了大學」來給我施壓，市裡610惡徒們在洗腦班對我說：「你要不轉化，你的女兒就別想上大學！」我平靜說：「這個事不是誰說了算的！按我師父的話講『你干涉不了別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別人的命運』。孩子將來如何，聽天由命吧！」我女兒順利的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學。

最近她又想出國留學，我送給她一個真相護身符，告訴她：「孩子，能否出國，順其自然。你只要相信大法『真善忍』，前途一定是美好的。」

從美國簽證想到三退

記得大學二年級時，坐在我後面的同學，是全班近80人中唯一的未加入那邪黨團組織的人。當時的團幹部要我去動員她入團，說是只要填個表，宣個誓立刻就成爲團員。但那女生死活都不肯。我知道她的家庭和我一樣，文革中受迫害，心裡恨著那邪黨呢。於是，每當有人來勸她入團，我總是替她給擋住。到了大三時，這位同學獲得了去美國的簽證，退學前她神秘的告訴我：到世界許多國家簽證，如果是中共黨團員，那就會與法西斯一視同仁而被拒簽，與其向外國使館隱瞞，還不如不加入或退出。

現在回想起那27年前的事，

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同學的眼光，一方面慶幸自己當時沒讓一個可貴的生命踏入那邪惡的組織。

邪黨幾十年來幹盡壞事，屠殺民眾，臭名遠揚，國外許多國家把它等同於法西斯組織。在這個組織裡的國人，在前往外國領館簽證時，幾乎個個都準備好一個問答題，如果問到是否是中共黨團員時，就立即響亮地，毫不猶豫地回答：「No！」不能吞吞吐吐，讓外國人看出在說謊。這在國內，幾乎是人人皆知的「經驗」。

可貴的中國人啊，你可知道，在民主國家，誠實是做人最起碼的道德標準，說謊如同犯罪。一位在東京的一所國際學校

工作的老師告訴我，一位初三的學生把網上的文章下載作爲自己的作文交上去後，學校給了他三次機會要他認錯，但他堅持說是自己寫的，學校容不得學生說謊，就把他開除了。

所以，我們的國人，你雖然可以瞞過簽證一關，但你跨出國門後，人家看你從頭到腳，一舉一動，眼簾眼神都顯示出那邪黨的文化，你與其膽戰心驚地掩蓋自己的黨團員身份，還不如先好好讀九評，從心裡徹底退了，然後通過各種途徑發表個三退的聲明，用這簡單的方法，你就可以從裡到外堂堂正正，痛痛快快，誠實的回答「我不是中共黨團員！」

去年回國內時，我勸一位朋友三退，朋友認同九評說的那邪黨的惡性，但不理解「獸的記印」，於是，我問她，以前不是有過一位有特異功能的人看出了你從小到現在經歷過什麼事？全都說對了，你信服的五體投地。所以，一個人他一生做的事，一舉一動，一橫一劃，一撇一捺都留在空間內，伴隨著你的一生。你那時寫入團申請書，對著那血旗宣誓，不也一一留在那空間裡了嗎？那就是獸的記印！朋友一聽，拍案叫絕，連說：退，退，快幫我從網上退！

文/沐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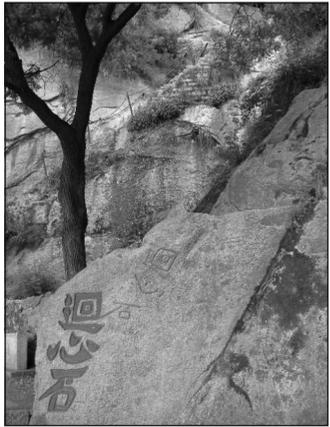
郝大通鑿洞修道

文 / 劉勁松

因為武俠小說的渲染，說起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在中國大概無人不知。不過史料上記載的郝大通，並沒有失手打死老婆，相反據收錄在《太古集》馮壁序（錄於明《正統道藏》），他在沃州（即趙州，今河北趙縣）雲遊時，曾在趙州橋下打坐六年不動，頑皮的童子對之打罵戲耍，他並不還手；孩子們甚至在他頭上堆起石塊，他依舊不動；河水漲了不走他也不會淹著他，乃是頗有道行的高人。

郝大通當年投拜在全真教祖師王重陽門下修道，後來王重陽羽化登仙了，他和其他六個師兄師弟，把師父殯葬完畢，就各走一方，雲遊而去。郝大通四處雲遊要飯，到了趙州，每日在橋下閉目靜坐養性。一日，王重陽化作童子現身點化他，要他到華山鑿洞修道，方可成正果。

郝大通遵師囑到了華山，在北斗坪上開鑿三年，鑿出紫薇洞準備在此修行。在鑿洞過程中，他收了兩個徒弟，一名梅良，一名竹青。他倆跟郝大通開山鑿洞，很賣力。郝大通對徒弟



圖：華山迴心石

也帶得蠻認真。可誰知紫薇洞剛鑿好，就來了一位老道人，懇求說：「您老的洞打得真好，我不會打，就讓給我吧。」郝大通聽了，二話沒說，就把洞讓給了老道。兩個徒弟滿心不痛快，見師父已經應允，也只好作罷。郝大通帶上兩個徒弟，登上山峰，繼續選點鑿洞，誰知第二個洞鑿好了，又被道友要去了。就這樣師徒三人鑿一個洞，讓與了道友，又鑿一個洞，還讓與了道友，直花費了四十餘年，鑿了七十個洞自己還是沒有棲身修道的地方。

郝大通帶著兩個徒弟來到桌桌椽，這裡懸崖絕壁，是個修行的好地方。他叫兩個徒弟用繩子把他吊下去，在半山崖裡打洞。這兩個徒弟本來一心想修道成仙，可誰知碰著一個這樣的師父，只知打洞送人，沒傳一點道給他們，多次想下山不干，又怕師父看見。現在見時機來了，一時起了惡念，割斷繩子，將師父摔下山去。兩個徒弟收拾行李急忙下山，剛走到「干尺幢」下一塊大石頭旁，見師父迎面飄然走來。兩個徒弟頓時明白師父是得道成仙之人，心中後悔不已。郝大通見二徒有悔過之心，重新收下他們。那塊石頭後來就被叫做「迴心石」。

這一日郝大通引著兩個徒弟迴到南天門，又在那峭壁上鑿起洞來。一天，當他們繼續鑿那個還未完成的半截洞時，梅、竹二徒看見有人走過來，就對師父說：「有人來了！」郝大通一聽，扭身往洞內一坐，就瞑目坐化登仙了。這個洞終未鑿成，所以只是個「半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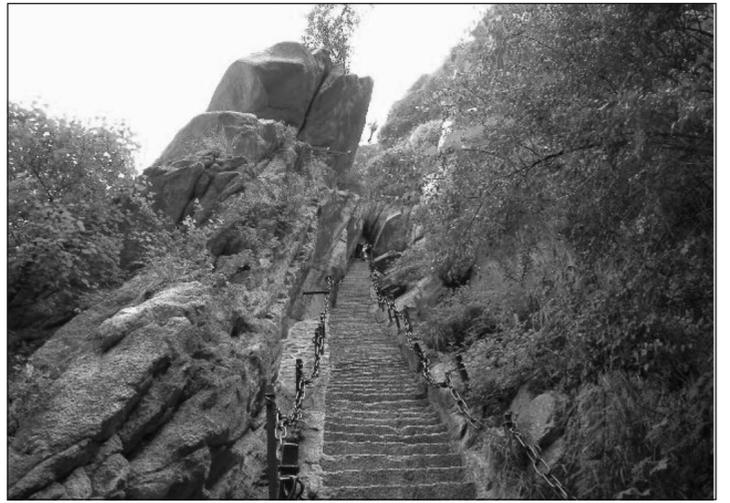
修煉最關鍵就是修心性。有的人不明白，說你們法輪功又

是發資料、又是搞遊行、還搞文藝表演，這算甚麼修煉？其實，在雲遊要飯中可以修煉心性，橋下靜坐可以修煉心性，在山上鑿洞也可修煉心性，採取甚麼形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過程中修煉者的心性可以得到磨練；那麼同樣，在發真相資料、遊行和文藝表演中也會遇到人與人之間的心性摩擦，同樣可以修心性；更為主要的是，可以廣結善緣，讓不明真相、心懷不



圖：華山絕壁

善者「迴心」向善，能夠得到救度。



圖：華山千尺幢

善惡一念間「二」

[編者按]我們的祖先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正所謂「福禍無門，惟人自招」。如果有心人在中國大陸做一個小統計就會發現，在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部門（如610辦公室，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監獄等等），重病發病率、非正常死亡率都遠遠高其他同類部門。難道這都是偶然的麼？《明慧網》公佈了上萬例有據可查的因緊隨中共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而遭惡報的人。我們將陸續選登一些實例，希望引起讀者深思，特別希望如有親人、朋友從事此類工作的讀者，能將法輪功的真相告知親友，並勸他們替自己的未來著想，善待法輪功學員。

◎2003年正月十六，在安徽阜陽市二環南路，發生了一起奇怪的車禍，至今仍是人們解不開的謎。阜陽市穎南派出所惡警司機尹某，平時仗仗權勢，無惡不作，瘋狂迫害法輪功，幾年來，有多名大法弟子被其送進看守所、勞教所、監獄。那天，尹某回家過節，因平時做壞事太多，怕遭報應，他不敢開車回家而坐公共

汽車，在去車站的路上，不敢走馬路，也不敢走人行道，而走在遠離人行道2米的地方。這時一輛大貨車開過來，不知甚麼原因，主車和拖車分離脫鉤。按常規講，拖車脫離主車後，與主車連接的很重的三角架應立即搭地，如拖車不停就會翻車，奇怪的是那麼重的三角架不但不搭地，而且和原來一樣帶著拖車左右擺動前行，像是在尋找目標。當拖車漸漸來到尹某身後10多米處，突然改變方向，越過綠化地帶、人行道，又越過一個拉架子車的人，一下翻過去，狠狠地砸在尹某身上。尹某當即倒地，七竅流血，昏迷不醒，送去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而拉架子車的人卻安然無恙。知情的人都說：這是「天意、報應」。

◎北海市中共黨校退休教師彭景宏，市文聯副主席，經常在黨報上發表文章。2001年在《北海日報》上發表攻擊法輪功、誹謗大法師父的文章，毒害世人。有大法弟子向他講真相，被惡黨黨文化毒害至深的他認為是迷信、仍無悔意。2003年12月，彭到南寧走訪親戚、朋友，剛走下公共汽車，突然倒地，臉如土灰，路人扶起他，問他是哪裏人，怎麼回事？他想說，但一句話也沒法說出。好不容易說出家中的電話，便啞口而亡。《明慧週報》編輯部整理

人生啟迪：一念之差

人生的道路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魔難，天災人禍。我們如何面對人生，面對魔難？我回顧自身的經歷，也有不少啟迪。

1972年，我在湖南工作，得了甲狀腺腫瘤，非常硬，表面凹凸不平，有核桃大小。我回老家治療。掃描檢查結果，醫生寫道：「可能是Ca，要做零下30多度的冰凍手術切除，以防擴散。」

我不知道Ca是甚麼？我就向他人打聽，Ca就是癌症。癌症對我來說就是當頭一棒，我感受到人生太脆弱了。

醫生說要動手術就動吧。當時床位緊張，我們家走了後門（親戚是醫院院長），要到了床位，辦理好住院手續。這時正好有一位舌頭癌的患者，馬上要開刀，就是沒有病床，非常焦急。他和我先生商量是否把我的病床先讓給他。我先生說：「我回家商量

一下。」我一聽，就說：「好啊，病床先讓給他吧，他比我危險。」我的親戚（醫院院長）就說：「那你就先去找中草藥醫生，吳醫生看吧。」

第二天，我就找到了吳醫生，他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從小就在山裡採草藥，他的師父給他一本藥書，他擅長治療各種疑難症。他對我說：「西醫說是癌症，我們中醫說是毒氣鬱結。氣能結，也能散。」我吃了他的幾付草藥後，馬上見效。一共吃了三個月的草藥，腫塊全部消失。至今三十多年了，從未復發。他為我治病，我為他整理了兩大本藥方。當時，我很想跟他學中醫，治病救人。有的人知道我的情況後，自稱是我的朋友，都到他那裏求醫。吳醫生說：「你開過刀了，沒有藥可治了。」沒多長時間，他們就離開了人世。我說：「還好我把床位讓給舌頭癌的患者，我

要是開了刀，命也沒有了。」我的善心救了我的命！病好後，我送醫生一面鏡框，上面有我的相片和我爸爸寫的一首詩。鏡框在他家裏掛了二十多年。

《轉法輪》中說：「好壞出自人的一念，這一念之差也會帶來不同的後果。」我的體會太深了。我讓出病床，反而得救。這幾年來，我經常給我周圍的朋友談這件事情，善惡有報，「一念之差」確實會帶來不同的後果。

與人為善，這是我們做人的準則。現在的中國社會，人心敗壞，道德敗壞，共產黨不相信善惡有報，瘋狂鎮壓信仰神佛的修煉者，最終招致天滅中共的結局；聲明退出中共，保持自己清白的良知，這一念之善也可以給自己帶來福報。

文 / 紫雲

黃庭堅奇夢識前緣

宋朝的黃庭堅，字山谷，江西省修水縣人。他的詩書畫號稱「三絕」，與當時的蘇東坡齊名，人稱「蘇黃」。黃山谷不止有文名，秉性也至孝，他常親自為母洗滌溺器，就是後來做了官，也不改其孝行，其孝行被選入二十四孝中。

黃山谷在中進士後，曾任蕪湖地方的知州，就任時才二十六歲。有一天午睡時，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走出州衙大門，來到某處村莊，看見一個老婆婆站在家門外的供案前，手持清香，

口中喃喃自語，似呼喊甚麼人的姓名。黃山谷趨前一看，見供桌上擺著一碗煮好的芹菜面，香味飄溢。黃山谷不自覺的端起來便吃，吃完後就走回衙府，等一覺醒來，夢境仍甚為清晰，尤感奇怪的是，嘴裡還留有芹菜的香味。他心中雖然納悶，但並不以為意，只覺得是做了一場夢。

第二天午睡時，夢中他又來到了昨天的地方，而口中還留著芹菜的香味，山谷不禁驚醒，飛快的爬起來穿好衣服，循著昨日夢中所記憶的路走去，最後來到

一戶人家門前。敲門後一看，出來應門的正是昨天夢中所見的婆婆。

山谷便問她昨日吃麵之事。婆婆說：「昨天是我女兒的忌日，因她生前最喜芹菜面，所以每年在她忌日這天，我都供一碗芹菜面，喊她回來吃。」山谷問她女兒去世多久了，婆婆說：「已經二十六年了。」山谷心想，自己今年也正是二十六歲，而昨天也恰好是自己的生日。詫異之餘，就跟婆婆聊起她女兒在世時的種種情形。

婆婆說，女兒在世時非常喜歡讀書，而且吃素信佛，也很孝順，後來在她二十六歲時生病死了。死前還告訴她，一定會回來看她的。婆婆並指著屋中一個大木櫃說，她女兒生平所看的書，全都鎖在裡面，只是不知道鑰匙放到哪裏去了，所以一直無法打開。

奇怪的是，山谷此時突然記起了以前放鑰匙的地方，並找出鑰匙打開木櫃，在裡面發現了許多文稿。他仔細一看，大吃一驚，原來他今生每次參加考試所寫的文章，竟然全在這些文稿中，而且一字不差。

至此，山谷心中已完全明白了，這老婆婆就是他前世的母親啊！於是將婆婆接回衙府中，奉

養餘年，後來他自己也走上了吃素習禪的路。後來黃山谷在州衙後園，建造一座亭園，亭中有他自己的刻像，並且自題石碑像讚曰：「似僧有發，似俗脫塵，做夢中夢，悟身外身。」

清代的文學家袁枚，在聽到這個故事後，不禁歎息道：「書到今生讀已遲」，意思是說，一個大文學家的產生，不只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而傳誦千古的文學作品，往往是經過累生累世的反覆醞釀而成就的！

前世今生，牽牽絆絆，看似玄奇，未必子虛。在人生中，一些偶然的相遇，也許其中就包含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因緣呢！

文 / 佚名

二兒一女被迫害致死 王連榮在流亡中離世

【明慧週報訊】2006年8月4日上午11時，河北省懷來縣北辛堡鄉蠶房營村65歲的法輪功學員王連榮在異地他鄉，停止了微弱的呼吸、含冤離世。至此，王連榮一家六口已被惡黨迫害死四口人。

王連榮老人四個兒女堅持修煉法輪大法「真善忍」，被惡黨迫害致死三個：大兒子陳愛忠，2001年9月20日在唐山市荷花坑勞教所被摧殘致死；小女兒陳洪平，雙腿被打斷後非法勞教，2003年3月5日被高陽勞教所迫害致死；二兒子陳愛立，在唐山豐南縣冀東監獄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於2004年11月5日去世。

王連榮老人離世之際，跟前沒有一個兒女，只有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老伴、大法弟子陳運川，默默的守候身邊、欲哭無淚……。望著68歲的陳運川老人那已疲倦至極的身軀，清瘦的面容和滿頭白髮，孤獨一人守候在老伴跟前的身影，令人頓感淒涼、悲愴至極。

老人離世後的下午，天空突然陰雲密布，飄起了濛濛細雨，天地蒼生共為老人一家的苦難經歷悲泣……

一、一家人屢次遭受迫害

1997年7月，陳運川老人在家鄉鄉得法輪大法，修煉後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癒。陳運川對兒女們說這就是祖父當年所說的大法。陳運川老人十幾歲時，其父在離世時告訴他：「將來會有佛祖來傳大法，你等五十年，到時候，一定不能錯過啊！」陳家大兒子陳愛忠、二兒子陳愛立、二女兒陳洪平、大女兒陳淑蘭也相繼得法；99年老伴王連榮開始修煉，幾個月後30多年的關節炎、哮喘病奇蹟般地好了，脾氣也好多了。

99年7月20日，邪黨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鋪天蓋地誹謗迫害大法後，陳運川、王連榮老人和兩個兒子陳愛忠、陳愛立等大法弟子進京上訪，在半路上被懷來縣北辛堡鄉派出所所長劉玉峰等人攔截綁架、毒打後勒索2000元。

9月10日早晨，陳洪平在姐姐家所在地北京昌平的公園煉功，被當地派出所非法拘留15天後，被北辛堡鄉派出所副所長韓建華、綜治辦姜慧軍等人接回當地，勒索罰款2000元，並遭到原鄉長張某、副鄉長、書記王生懷三人毒打，臉被打的嚴重變形。

9月25日北辛堡鄉派出所所長劉玉峰及綜治辦姜慧軍找了20多個打手，將陳愛立叫到鄉派出所毒打，用筷子敲手指，用皮鞋踹，臉上抽，拳腳棍棒，從早上8點多一直打到晚上6點才放回。陳愛立滿臉血跡，遍體傷痕，人不能動，胃痛不能進食。陳家又被勒索罰款3000元。

99年10月13日鄉派出所劉衛峰、綜治辦姜慧軍、鄉王書記、原鄉長張××等6、7人闖入陳家，當場搶走現金9000元，將陳運川及老伴王連榮、大兒子陳愛忠劫持到派出所毒打。隨後女兒陳洪平也被劫持，惡黨書記王生懷搶走其身上現金3100多元。邪黨人員追問二兒子陳愛立下落：打母親讓父子看著，打父親讓母子看著，打兒子讓父母看著，殘忍至極。

99年12月底，陳家進京上訪被抓，之後被轉送懷來縣看守所治安拘留15天，卻被無限期延長，非法關押長達10個月，於2000年10月14日放出。大女兒陳淑蘭在昌平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個月。

二、全家北京上訪遭折磨

10天後，陳家全家再次進京上訪。為了避開重重的封鎖，他們翻山越嶺，長途跋涉，越過八達嶺。60多歲的王連榮因在監中絕食雙腿浮腫，只能在兩個兒子的攙扶下行走。一路風餐露宿，走了三天，于10月27日凌晨到達北京。

在天安門廣場，武警拉住陳洪平的胳膊問：你是不是煉法輪功的？全家人齊聲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被武警強行拽上警車，後被送到宣武區看守所，遭受了殘酷的迫害。

在宣武區看守所，陳愛忠被查問姓名，換了三撥警察都沒有得逞，每撥都對他實施了殘忍的手段，看他實在不說，就



用掃帚在他臉上來回的掃，警察用木棍照他腿上打，把他摔倒在地再進行折磨。陳愛立被折磨得不成樣子。一個惡警說：這小子太難對付，我實在是沒有招了，怎麼打都不說；另一個警察說：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交給我；隨後更殘酷的折磨他。

陳家一家人也被劫持回懷來看守所繼續遭受迫害。13天後，二女兒陳洪平開始尿血，吐血，呼吸短促，無血壓脈搏，被送往醫院搶救。二兒子陳愛立被折磨的無血壓、脈搏，生命垂危。老父親陳運川也只剩一口氣。當局怕他們死在監獄將他們放回。

2000年11月28日早上9點左右，縣公安局副局長陳江帶著看守所的女警辛芳、實習大夫趙揚、政法委的一個女幹部、5名武警，還有鄉政府及派出所的十四五個人，圍住陳家，一邊砸門一邊喊叫。武警翻牆而過，立即一群人闖入大院，說是要抓走兩個去勞教。

陳家找來擴音喇叭，向圍觀的群眾講明真相，揭露邪黨江澤民幫兇們的違法行為！全家人齊聲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

圍觀的群眾無不落淚：「躲在家裏也犯法，沒地方講理去，把人家逼成這樣。」這些邪黨打手作噁心虛，倉皇溜走。

三、陳愛忠被酷刑致殘，野蠻灌食致死

2001年元月，陳家全家六口和9歲的外孫女兒李穎，再一次到北京上訪申訴。陳運川老人先被關在北京某派出所的不足二平米的地下室內4天，看看人快不行了，又轉到海淀區看守所。惡警指使犯人將陳運川老人衣服全部剝光，數九寒天，令其站在地上用排風扇吹冷氣兩個多小時。

1月2日，二女兒陳洪平被帶到懷柔看守所，拒絕報名，被男犯人扒衣服，潑冷水，光著腳在雪地上凍。為抗議迫害，絕水絕食11天，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

大兒子陳愛忠，先被綁架在北京東北望看守所七天。惡警為逼其說出姓名、地址，將其衣服全部剝光，銬在院內一棵樹上，雙腳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這樣在院中被冰凍了一個多小時。惡警用盡酷刑殘酷迫害他整整七天四夜，用警棍抽、電棍擊、扇耳光、拳打腳踢、不許睡覺。惡警就用高達30萬伏高壓電棍殘忍的電擊陳愛忠的頭部，臉部、雙臂、大腿內側，及陰部，身體的敏感部位長時間來回電擊。陳愛忠被電擊的幾次昏死過去，上身、大腿內側、臉上、胳膊上大片水泡連在一起。

幾天後一無所獲的惡警只得把陳愛忠轉交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面對傷痕纍纍的陳愛忠，海淀區看守所惡警毫無人性，繼續對他嚴刑逼供，惡警又唆使犯人將陳愛忠衣服全部剝光，拖到放風場內，用院中的積雪將陳愛忠全部埋在雪裡冰凍。又指使幾個犯人給陳愛忠上一種叫「開鎖」的酷刑，一犯人一手將他兩手指使勁抓緊，另一犯人一把帶方楞的牙刷頭插入陳愛忠兩手指中來回轉動，手指間頓時皮開肉綻、血肉模糊。

2001年1月9日，陳家及其他大法弟子被劫持回河北省懷來縣看守所，陳愛忠

遭到惡警修玉福電擊。1月14日，大法弟子楊桂寶被毒打致死。8月27日陳運川和二兒子陳愛立一起被非法判刑二年，陳運川被劫往石家莊四監獄繼續迫害。陳愛立在邪黨法庭上最後陳述時，只說了一句話：「善惡有報，這是宇宙中絕對的真理。」

同年9月12日，大兒子陳愛忠被非法勞教三年，秘密送往荷花坑勞教所第六大隊。在那裡惡警後來又用各種酷刑企圖強行逼迫他放棄信仰自由的權利。為此遭惡警王玉林、犯人劉仲華等人的輪番毒打、用電棍電擊、用繩子捆綁。陳愛忠為抗議這種殘酷的迫害而絕食。2001年9月20日在勞教所惡徒的野蠻強行灌食中死亡。

他的母親是這樣敘述的：「他們採取最卑鄙、最流氓的手段逼迫他放棄信仰，可是到死，我兒子都沒有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最後他們把他關進河北唐山荷花坑第一勞教所，去的第8天就被他們給迫害死了。2001年9月20日，我的大兒子陳愛忠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他死的很慘啊！受盡了折磨，死那年才33歲……」

四、二女兒陳洪平被派出所和勞教所折磨致死

2001年6月9日，陳洪平和大姐陳淑蘭在講真相時，被懷來縣東花園派出所惡警抓捕，分別被反銬在「老虎凳」上，不能動。下午，在非法審問姓名與地址時，惡警軟硬招都用上了，沒有得逞。下午6點左右，陳洪平雙手脫銬，扔下銬子就跑，被9個惡警追上抓回，雙手反銬，用繩子綁著胳膊吊在門頭上，有惡警還不斷地抖動銬子。

陳洪平高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陳淑蘭也跟著喊。不一會兒，陳洪平被吊昏死了過去。陳淑蘭在旁邊目睹了這一切。

晚上11點，陳家姐妹被送往懷來看守所。妹妹陳洪平的手都腫起來了，全身都是傷，頭上還有一把頭髮被拽掉了，露出白白的頭皮，口吐鮮血。

6月11日上午，陳洪平被劫持到河北高陽勞教所。陳淑蘭被迫害的奄奄一息，通知所在地昌平派出所接，昌平派出所見她生命垂危，不收。邪惡之徒害怕了，為了逃避罪責，釋放了她，就這樣陳淑蘭東搖西晃的走出了看守所。

在勞教所中，陳洪平被惡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嚇、整日被幾十人晝夜24小時不間斷的輪番洗腦。經歷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體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生命垂危。2003年元月29日高陽勞教所才將其送到當地醫院，醫院不敢留。高陽勞教所為推卸責任，連衣服都沒來的及給陳洪平穿，就派一警察匆匆連夜送回家。

王連榮老人說：「2003年1月31日下午6點多，天已經黑了，北辛堡鄉一個姓楊的敲開我家的門說陳洪平回來了……女兒見到我後目光呆滯，毫無表情，已經不認識我們了，一直不說話，一有什麼動靜就特別害怕。有時兩眼直勾勾的盯著我的臉，就這麼長時間的看著，而且無論白天還是黑夜都不敢一個人在屋裡呆著，總得有人陪著。晚上睡覺像小孩一樣讓我摟

著，不敢一個人睡。當時她二哥看到妹妹這個樣子，都哭了……懷疑他們給我小女兒下了什麼藥，就問她：『他們給你吃過什麼藥嗎？』小女兒說：『吃過，黃藥片，大的，還給我打過針。』唉！我是親眼看著她死去的，她死得很慘，2003年3月5日凌晨，我最疼愛的才32歲的小女兒在她二哥的懷裡永遠的閉上了雙眼，一個母親親眼看著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卻無能為力，那個滋味不好受啊。」

陳洪平在彌留之際仍不忘一再叮囑家人要堅持自己的信仰。

五、二兒子陳愛立被迫害致死

二兒子陳愛立2001年8月27日被非法判刑後，在唐山市冀東監獄五支隊七中隊受到了非人的迫害，他為了抗議這種殘酷的迫害而絕食。他們把陳愛立綁在椅子上整整40多天，管子插在肚子上40多天，等拔出來時管子都黑了。陳愛立從獄中回到家時，家中什麼都沒有了，東西丟的丟，搶的被搶了。哥哥、妹妹先後被迫害致死了。

就這樣父母和他三口人過日子，陳愛立為了告訴世人真相，又一次被當地派出所惡警非法抓走。

2004年2月28日，懷來縣公安局刑警隊和北辛堡鄉派出所惡警突然闖入陳家，將王連榮和兒子陳愛立非法綁架，又將回家路上的老伴陳運川也綁架到北辛堡鄉政府。

據王連榮老人生前說：「父子倆都被綁在長條椅上，手在後邊銬著，兒子頭上蒙著一個黃色塑料袋，用膠帶纏著嘴。老伴頭上蒙一個毛線帽，像蒙麵人一樣，嘴用毛巾勒住，用膠帶緊緊的纏繞著。我還沒來得及做出任何反應，整個頭上也被套上一個毛線帽子，再從外面把我們嘴和鼻子用膠帶緊緊的纏住，使我無法呼吸，憋得難受極了。雙手銬住，捆在長條椅上。天快黑了，他們才給我們三人鬆開綁，但嘴還是被封著，手銬在車座子底下，拉到張家口沙嶺子。當時我擔心陳愛立這麼長時間了是不是憋死了，真是個奇蹟，憋了4個多小時他還活著，打開塑料袋第一句就喊『法輪大法好！』，而且聲音洪亮。」

隨後，陳家三人被劫持到河北省張家口市沙嶺子片地「法制學校」（實為非法洗腦班）遭受法西斯式的迫害。在洗腦班，三人絕食絕水抗議非法關押和迫害。兩個多月後，陳愛立的體重只剩下了50多斤，身體已非常虛弱，生命危在旦夕，才被放回，同時洗腦班將陳運川也放回。他們卻被反鎖在家中，並且北辛堡鄉派出所派人日夜看守。

陳愛立雖然擺脫了惡人的監控，但是身體一直呈現病業狀態，而且越來越嚴重，2004年11月5日在流離失所四個月後離開了人世。母親王連榮說：「2004年11月5日晚上，有兩個陌生人用車把我兒子陳愛立的遺體送了回來，當時我就懵了，我無法接受這種殘酷的現實啊！」陳愛立被迫害死了，當時年僅35歲。

六、王連榮含冤離世蒼天含悲

至2004年11月5日，王連榮老人四個兒女，已被邪黨不法人員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兒被關押在監獄遭受迫害。

2005年1月份為避免再次被綁架，王連榮和老伴陳運川也開始了流離失所的生活。一年半以來，二位老人顛沛流離、輾轉他鄉五處，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酸甜苦辣。

2006年8月4日上午11時，經歷了長達七年魔難的王連榮，在異地他鄉，停止了微弱的呼吸、含冤離世，終年65歲。

68歲的陳運川老人那已疲倦至極的身軀，清瘦的面容和滿頭華髮，孤獨一人守候在老伴跟前……下午，天空突然陰雲密布，飄起了濛濛細雨……

陳家的悲慘遭遇，是千萬個法輪功修煉者七年來慘遭中共邪黨迫害的一個縮影。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大法弟子，象陳家大女兒陳淑蘭一樣，被非法關押在中共的邪惡監獄、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和秘密集中營等地，遭受著殘酷的迫害。

巴拿馬新聞報：人們在這裡自由修煉法輪功

巴拿馬新聞報 (The Panama News) 四月二十二日刊登記者Eric Jackson的文章說，你每天早晨在帕克·奧馬公園看到的是巴拿馬城最集中的尋求健康生活的人群，大多數慢跑者、步行者而言，他們只是想獲得舒服和長壽。每天清晨六點半到八點半，你會發現另一組人群在煉法輪功。雷奧納多·穆斯雷說，「人體不斷的代謝細胞，緩慢、和諧的煉功使細胞壽命延長」。

報導說，巴拿馬有一個頗具規模的華人社區，但當地煉功的人大都不是華人。這天來煉功的人主要是拉丁人和一個意大利人，當地只有一位法輪功學員祖籍中國。法輪功學員穆斯雷說。「我們沒有宗教或政治目標——只想做好人」，法輪功沒有會員制，人們來去自由，無需交費，無需承諾，無需簽署任何表格。

報導指出，法輪功遭到中共的迫害，一些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其他人被判長期徒刑，三千多人被迫害致死。那麼為什麼中共如此對待法輪功呢？也許這與中西文傳單上的真、善、忍三個原則有關，任何獨裁的當權者會視這些原則為威脅。

報導說，法輪功洪傳到八十多個國家。如果你想知道法輪功的更深涵義，那麼就早晨到帕克·奧馬公園加入煉功吧。



英國法輪功學員倫敦揭露中共暴行

四月二十八日，英國法輪功學員在倫敦舉行集會遊行，紀念「四二五」和平上訪八週年，譴責中共對法輪功持續八年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牟利的罪行，聲援兩千一百萬人退出中共。

費城法輪功學員奇摩中心展現中華文化

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美國費城奇摩中心舉辦PNC兒童優秀成長系列活動，邀請由法輪功學員組成的復興藝術團表演中國文藝，讓孩子們學習中國文化。當地法輪功學員應大費城亞洲文化中心之邀前來表演，五個小朋友的打坐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復興藝術團表演了精彩的傘舞、蓮花舞和綢帶舞，令觀眾讚歎不已。復興藝術團致力於復興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修養為根本的人類文明，其歌舞創作從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中獲取藝術源泉，兼容並蓄西方文藝形式，向世界展示純正而美麗的藝術。

世界各地法輪功學員紀念「四·二五」

【明慧週報訊】八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超過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在北京要求釋放在天津被抓的四十五名學員，保障合法的煉功環境，允許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當時的總理與法輪功學員代表進行了會談，事情得到基本解決。國際社會對法輪功學員所表現出的理性、信任、自律和高度公德，以及當時總理的開明處理，表示稱讚。然而同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羅集團突然全面公開了對法輪功的迫害，鋪天蓋地的誹謗和殘酷的迫害，使中國和整個世界震驚。

和往年一樣，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國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休士頓、加拿大渥太華、溫哥華等地法輪功學員再次來到中國領事館門前，講述「四·二五」真相，紀念八年來受難同修，譴責迫害。曾參與「四·二五」上訪並於當日會見總理的紐約學員石采東博士說：「我們懷著最大的誠心和善意，去中南海上訪，要求中國政府尊重憲法規定的人民信仰權利。當時總理朱鎔基妥善的接待了我們的上訪，當天釋放了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並願意進一步協商解決我們的其他合法訴求。」「但是這一點微弱的開明



圖：大紐約地區法輪功學員紐約中領館前紀念「四·二五」，抗議迫害。

之光很快就被伺伏已久的以江澤民為代表的共產邪靈所撲滅。」

在洛杉磯舉行集會上，中國事務雜誌主編伍凡回憶了自己因「四·二五」而認識法輪功的經歷。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晚，他在網上看到了法輪功集體上訪事件，當時也是第一次聽到「法輪功」，尤其是聽說兩萬人請願，離開時地上連一張碎紙片都沒留下，使他非常希望了解法輪功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後來在和法輪功學員的交往中，發現這是一群好人。他逐漸與法輪功學員成為朋友，再後來自己也開始看書、煉功了。

在溫哥華，部分法輪功學員冒雨在中國領事館前舉行了燭光守夜活動，悼念八年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三千多名大陸法輪功修煉者。前國會議員豪特 (Simma Holt) 也冒雨參加了當晚的燭光守夜，她表示這是一場和共產邪惡政權的較量，中共的邪惡遠甚於希特勒。對於中共指稱法輪功在中領館前抗議是搞政治的說法，豪特說這是荒謬的，「你在哪裏看過搞政治的人是如此和平的站在這裡？！中共盡在撒謊！」

在日本大阪、名古屋，部分法輪功學員冒雨在中國駐日本大

阪總領事館前集會，手舉「嚴懲迫害法輪功兇手江澤民、羅幹、劉京、周永康」、「停止迫害法輪功」等橫幅，譴責中共邪黨對法輪功持續至今的殘酷迫害。

澳洲堪培拉、悉尼、墨爾本、布里斯本法輪功學員舉行紀念活動，抗議中共對法輪功長達八年之久的殘酷迫害，強烈譴責並呼籲制止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紐省法輪大法協會主席約翰·戴樂先生是個土生土長的澳洲人，他表示九九年「四·二五」事件發生時，他剛剛得法不久，今天是帶著悲傷以及對中國法輪功學員的敬佩，到中領館前，代表那些仍然在中國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和平抗議這場殘酷的迫害。

在歐洲，英國、愛爾蘭、奧地利、丹麥、烏克蘭法輪功學員在當地中領館前舉行抗議活動，揭露中共的邪惡和暴行。西班牙法輪功學員在中使館對面擺放了一組揭露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圖片和橫幅；意大利米蘭中領館前面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辦理退黨和了解法輪功真相的重要地點。德國慕尼黑法輪功學員呼籲中領館官員認清當前形勢，不要再助惡為虐，選擇光明的未來。

哥倫比亞大學校報：器官摘取 難以置信的事實

【明慧週報訊】四月二十日，加拿大獨立調查員、國際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先生和法輪功學員楊景端醫師、李祥春先生，應邀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舉辦的兩場研討會上再次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哥倫比亞大學校報Columbia Spectator四月二十日刊文報導了麥塔斯和大衛·喬高關於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最新調查報告。

報導說，雖然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野蠻迫害早已為人所知，麥塔斯和喬高的報告提供證據表明人們最擔心的事情確實在中國發生：以非人行徑對待法輪功的中共政權或許會採用更惡毒的方式。麥塔斯和喬高在調查報告中說，中共政權（體制中的劊子手）切割法輪功學員的身體——

這裡絕無誇張或渲染——用刀分割學員的身體，將不同器官分割開，用於移植或在器官市場上販賣以牟取暴利。

這份報告包括根據調查員與中國國內醫生的對話錄音抄錄下來的證據，這些醫生毫不在意的說他們手頭就有法輪功學員，隨時可以摘取（作為器官供體）。麥塔斯和喬高已經公布了幾段錄音。在對話中，不公布身份的調查員問道：「器官供體是一個健康的法輪功學員嗎？」醫生回答說：「對。我們只挑健康的供體，因為我們要保障移植手術的質量。」

如此細緻的調查，如此謹慎的探討，如此恐怖的發現，調查報告使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調查員弗雷德·諾瓦克 (Manfred Nowak) 深受震撼，開始了對事件

的調查。中共政權的最初答復僅僅是兩頁紙篇幅的對整個事件的簡短抵賴，讓公眾更感到事態堪憂。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中共匆匆頒布禁令，禁止器官交易。早在麥塔斯和喬高的報告發表之前，人權組織的調查就已經證實中共政權非法摘取囚犯的器官。

那麼我們的懷疑是否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順理成章的反應呢？上個世紀的歷史，那些至今還難以忘懷的類似悲劇，提醒我們必須鼓起勇氣去思考整個事件的真實性，儘管這樣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

麥塔斯和喬高一直在世界各地奔走，讓人們了解調查的真相，可是他們仍然無法進入中國，這個最事關重大的國家。中共官員拒絕讓他們二位入境調查，其他調查人員也遭到同樣的

待遇。

人們可能會想，如果器官摘取確實是虛構的，而且中共政權對此確信無疑，它為什麼不歡迎獨立調查團進入中國，反而懼怕調查團前往呢？或者說，如果摘取器官的罪行確實在發生，當局豈不是強烈希望能採取措施制止這樣發生在自己的國土上、殘害自己人民的最令人憎惡的惡行嗎？對第二個問題的思考無疑會給予我們這樣的答案：中共政權就是這些罪行的同謀。中共的反應刻骨反映出它對自己的罪惡心知肚明。

當納粹德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權時，納粹政府藉機大作噱頭，向世界展現德國如何欣欣向榮。在很多有識之士的眼裡，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會正是這一段痛心歷史的再次上演。

羅幹與江澤民一同在澳洲被訴群體滅絕罪

（接第一頁）據美國華盛頓DC的人權法律協會亞洲區執行長朱婉琪介紹，從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法輪功在全球至少有五十多個訴訟案，目前至少有三十個國家超過七十名律師幫助法輪功學員的這些起訴案，其中最著稱的是「訴江案」，遍及全球十五個國家，包括刑事和民事訴訟，在全世界引起極大反響。

羅幹親自上陣 迫害

澳洲「訴江案」原告章翠英表示，增加被告羅幹有兩個原因，其一，當她回中國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中共關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間，羅幹親自審問迫害她。她介紹說，二零零零年二月五日，中國的大年初一，羅幹親自跑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裡審訊她，指責她在除夕之夜去天安

門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中國的安定團結」。當章翠英反駁他說：「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廣場，人人都有權利去。有人喜歡在天安門廣場唱歌跳舞迎新年。我們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煉功，展示法輪圖形和大法標語，這有什麼錯？」羅幹聽後惱羞成怒，罵一大堆髒話、粗話。

其二，羅幹在實施江氏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政策上起主導作用，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他直接參與制定了對法輪功一步步升級的打壓政策。他出席的多次會議和講話中直接要求全國的政法機關等加大力度鎮壓法輪功，而且親自到全國各地進行督陣、「蹲點」。羅幹每到一地，當地對法輪功學員的關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會驟增。羅幹還利用政法委書記的職

務，脅迫利誘全國黨政機關、公安政法系統參與迫害。全國範圍內「表彰」迫害兇犯，高額獎勵臭名昭著的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章翠英認為這些充份的證據表明，羅幹觸犯了「聯合國禁止群體滅絕性屠殺公約」的有關係款。

澳洲總理辦公室回信表關注

澳洲總理霍華德辦公室三月二十七日就此案件發給章翠英的信中說：「關於你的訴訟案，澳洲的司法體系為對法律爭端進行仲裁提供適宜的平台，而且澳洲政府不在法庭外對案件進行公開表態。二零零六年一月，澳洲政府沒能送達你的法律文書是因為紐省高等法院規定的送達期限已經到期。我知道你已經被准許延期遞交修訂的訴狀。」

「澳洲政府深切關注中國對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並認為中國政府禁止（這個）修煉群體違背了基本的國際人權標準，澳大利亞定期向中國政府提出此事，包括通過我們每年的人權對話。澳洲政府敦促中國政府應該處理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並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允許對這些指控進行獨立、可信的調查。我們將繼續向中國政府提出我們在人權等問題上的關注。」

澳洲外交部長唐納寫給聯邦議員托尼·溫澤就訴江案提出質詢的回信說：「澳洲政府嚴肅的對待中國對法輪功的迫害。雖然我們對法輪功的學說和功法不表態度，澳洲政府仍然認為中國政府禁止這個修煉團體違背基本的國際人權標準，包括集會和言論自由的權利。」